

假設中國在遠離本國的某地,例如某中東國家,捲入了一場爭端,再假設對手是同樣遠離該地的某西方國家,例如英國;那么,在一場完全依賴各自遠距離投射兵力能力的武裝衝突中,誰的勝算更大? 本周一,俄羅斯某網站刊載了英國軍事專家針對這個設想給出的答案。

無論出于何意,提出這個設想的人,其專業水平值得尊敬。因為他通過一個近乎離奇的戰役想定引出了一個重大的軍事問題:一個非帝國主義的新興大國,如何建立起全球軍事能力? 也可以反過來問:對新興的全球大國來說,非帝國主義性質的軍事崛起有無可能?

針對一場“中英中東戰爭”的設想,英國軍事專家的結論極為肯定:英國將完勝中國。雖然英國軍隊規模只有中國的 1/10,其軍事預算正在持續縮減,其海軍艦船數量越來越少,甚至連一艘可用的航母都沒有了,但英國仍然“具有戰勝中國的所有機率”。

理由是,在向遙遠的外國投送兵力方面,在全球各個角落進行作戰方面,英國遠比中國更有經驗,也更有能力。

表面上難以理解,但內在的理據很充分:英國軍隊規模再小,也是帝國主義性質的軍隊,中國的軍隊規模再大,也是民族解放性質的軍隊;這兩種軍隊儘管在外觀上差不多——常備軍、多兵種、現代化武器裝備,但本質上差別巨大。

對於英軍這種老牌帝國主義軍隊來說,每一種武器裝備、每一種作戰能力,都是實實在在打出來的,是在幾百年時間里作為帝國主義政策工具、征服手段、經過無數次海外戰爭實戰千錘百煉出來的。相比之下,從民族解放戰爭中起家的軍隊,只打過依託本土的自衛戰爭,沒有打過遠程的、深入外國的進攻性戰爭;所有遠程進攻性的作戰能力,如遠洋艦隊、遠程轟炸以及海外兵力投送等,其實都是模仿出來的,是“你也有我也有”觀念下的產物,既缺乏實戰經驗的支

編者按:我在 2011 年 9 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,認識了一位《新西蘭聯合報》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。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。文揚 1957 年出生於北京市,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。以往經歷包括:中國海軍軍官,諮詢公司總經理(北京),投資公司執行董事(新加坡、香港),華文報社主編(新西蘭)和自由寫作者,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《中國力》。 浦瑛



作者: 文揚

中國軍事崛起沒有模式可參照

撐,也沒有成熟理論的指導。

中國用短短幾十年時間,在綜合國力方面超越了大多數老牌帝國主義國家,軍事上也迅



速實現了現代化,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各種能力。在幾百年的時間里,大英帝國曾經侵略過全世界 90%以上的國家,建立過比自己本土大 130 多倍的殖民帝國,在全世界每個大陸、每個重要的地區都進行過戰爭,這些都是中國完全沒有過的。

就好比是大象與獅子之爭,大象的體量超過獅子,甚至能在一場決斗中靠體重壓死獅子,但大象仍是防禦性的,並不具備獅子那種靠打遍天下身經百戰練就出來的戰鬥技能。

可以理解,當今這些正在退出世界霸主地位的老牌強國,無不以“過來人”眼光看待中國:你中國能夠不依靠全球軍事存在維持你的全球市場和全球影響力嗎?

以海外鐵路的修建為例,今天的中國已大規模進入了非洲的鐵路網,除當年的坦贊鐵路外,剛剛開工的東非鐵路由中國路橋工程公司承建,這條被稱為“非洲大動脈”的鐵路將連接肯尼亞、烏干達、南蘇丹、坦桑尼亞、盧旺達、剛果(金)和布隆迪。

但這些鐵路並沒有軍事方面的意義,不代表中國在非洲的軍事存在,這與英國當年的情況截然不同。英國人 19 世

紀 90 年代在烏干達修建鐵路,目的是使英國能夠阻止法國對蘇丹東部的領土要求;修建好望

角至博茨瓦納的鐵路,目的是從側翼包抄南非白人的德蘭士瓦共和國,並阻止德國人進入中非;全部都是軍事考慮。英國人曾經夢想將鐵路從好望角一直修到尼羅河,以確保英國對整個非洲大陸的控制。

到底是先有了軍事擴張,靠武力強行打開了海外市場,還是先有了海外市場,為保護貿易不得不訴諸武力,在大英帝國歷史上,這恐怕是個永遠說不清的問題。總之,那個時期的英國,從未有過脫離軍事而獨立進行的海外活動。

在維多利亞時代的 1867 年,

英國曾為瞭解救幾個人質,悍然發起一場洲際遠程打擊。由駐印度總督內皮爾率領一支數萬人的遠征軍從孟買出發,三個月後到達北非今天的埃塞俄比亞,以無一人死亡的極小代價,血洗了阿比西尼亞皇帝的古老王國。

無論是在帝國主義的全盛時期,還是在變換了表現形式的晚期,中國都不在其中,不僅從未成為帝國主義國家,而且一直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宰割對象。1867 年的中國,剛剛開始雇傭洋人軍事教官,又三十年後,才有了第一支按照西方軍事制度建立起來的“新軍”。

從那時起直到今天,中國軍隊始終是一支防禦性的武裝力量,一支通過“師夷長技”逐漸強大起來並初步具備了各種“制夷”能力的民族解放力量和國土防禦力量,從來沒有打過任何一場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。

上周有某學者發表文章,認為中國的軍事崛起無非是前蘇聯的模式和美國模式兩種。這個觀點忽略了最為根本的一點:前蘇聯的模式和美國模式歸根結底都是帝國主義性質的,都是植根于自身帝國主義歷史的,都不是中國想照搬就可以照搬的。

自帝國主義時代以來,中國是唯一一個成為了世界強國卻沒有過帝國主義歷史的國家,唯一一個成為了超級大國卻仍是和平主義的國家,也是唯一的人民共和國。這是在考慮中國的軍事崛起問題時必須要正視的問題。中國的崛起當然包括軍事上的崛起,但其實並沒有現成模式可以參照,只能走出自己的崛起之路。

英國人提出“中英中東戰爭”這個戰役設想,看似是職業軍人沒事找事的智力遊戲,其實意義重大,因為通過它可以透視中國軍事崛起這個巨大的戰略問題。

文 揚 2014 年 1 月 21 日



誰是中日爆發新戰爭的關鍵

很多人都在設想中日衝突激化並失控後的結果:兩國圍繞各自的戰略利益,是走向嚴重衝突乃至戰爭,還是成功管理分歧、對立乃至戰爭,將區域引向和平與合作?

歷史規律說明,很多戰爭常常是不期而至的。仔細觀察過去一年來在東亞的兩個重要大國所發生的事態,可以說任何結果都是存在合理性的。

日本的安倍政權重視安保政策的立場鮮明。它採取了加速討論修改憲法對集體自衛權的解釋、創設“國家安全保障會議”、通過《特定秘密保護法》以及制訂了日本短中長期安保戰略、提高軍事預算、設置釣魚島專屬部隊等一系列動作,針對中國的意味濃厚。

而中國的應對措施在外界看來也十分憂心: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、整合海岸防衛力量設立海警局、測試新型奪島艦隊、首個航母戰鬥群形成戰鬥力、戰略核潛艇和陸基戰略導彈成功發射、在近海形成強大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,並頻繁開展複合軍事演習,加大對周邊領土爭議國家的軍事威懾力度。這些,都是中國致力于以軍事手段解決周邊衝突的標誌。

不過,不管是日本還是中國,對美國可能都作了錯誤的估計,輕視了其在區域中的重要平衡作用:東亞的和平特別是中日間保持和平,有賴于美國扮演重要角色。美中日三國形成“鐵三角”,是有效管控中日分歧和衝突,避免局勢惡化到不可收拾的關鍵因素。

衆所周知,三角形是最穩定的結構。美中日三國在東亞就形成了一個典型的三角形戰略穩定架構。三國相互之間的關係,既有深度融合的一面,又存在相互高度不信任的一面,因此在戰略上既相互牽制,又彼此相益。而在中日對峙乃至衝突的情況下,美國態度和做法就至為重要。

其實,拋開中日在歷史和現實中的衝突,中日聯手,將對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形成強大的制衡。對中國來說,可以減輕在走向新興超級大國路上的戰略壓力;對日本來說,可以藉助中國“脫歐入亞”,掙開美國懷抱,成為自主的“正常國家”。中日完全可以互為倚重,這正是日本民主黨政權提出“脫歐入亞”戰略構想的重要原因所在。

二戰以後,在美國的影響下,日本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個重要成員,正是美國重塑了新日本,因此日美之間的同盟是根深蒂固的。

但遵從戰後形成的秩序,日本就會始終屈居于美國之下,聽其號令,無法獲得自主民族國家的尊嚴。對於國力逐漸強盛、羽翼漸豐的日本來說,擺脫外在束縛、恢復民族主義榮光,必然會成為其追求的目標。日本加強軍備、推動修憲、致力于解禁集體自衛權,看似針對

中國,何嘗不是為了最終結束戰後秩序和美國保護,重獲獨立自主國家地位? 正因如此,日美關係並非鐵板一塊。

中日之間曾有過蜜月期,雙方也曾摒棄分歧處理歷史問題。雙方在歷史問題上存在的分歧,之所以發展成為巨大的破壞變量,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政權圖謀改變現狀,推動國家正常化。另一方面隨着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,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摩擦也日益增多,當然,與日本的地緣政治衝突仍然是最嚴重的。俗話說,一個巴掌拍不響,中日都擁有重要的利益訴求,相互關係惡化,也就勢所難免了。

雖然中美之間在戰略上具有相互競爭、猜忌和防範的因素,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東移心存芥蒂,而美國對中國可能的意圖和前景也密切關注,但在直接的現實的衝突可能失控的危險面前,美國對維係東亞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意義,日益顯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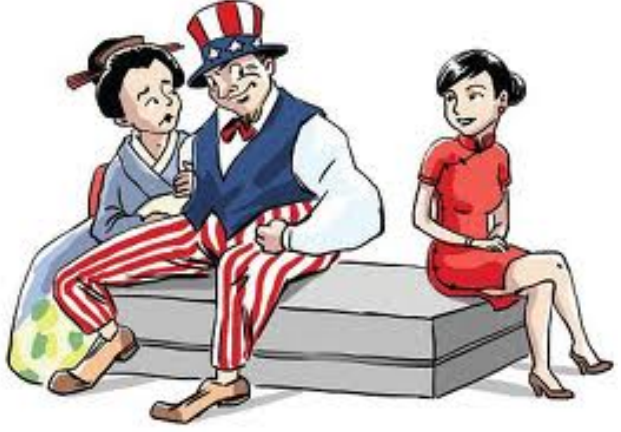
美國在東亞有自己的戰略利益,但更重要的是,它還承擔着與其身份適應的國際責任,其在東亞的最終目標是,作為最後仲裁者發揮作用,防止任何危及東亞平衡的破壞性力量出現,有效管控中日兩國的衝突,阻止戰爭的爆發,維護區域和平,確保其自身和戰略盟友在亞洲的利益,確保東亞格局不脫離既有軌道,防止損害現有國際體系。

弄通了這個道理,我們就會明白,美國在東亞未來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塑中,將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
美國在中日曆次矛盾激化時積極充當和事老、進行斡旋,特別是在安倍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後的表現,就充分證明瞭上述判斷。美國並不希望打破戰後秩序,並不希望日本或者任何國家破壞東亞平衡,並不希望衝突嚴重到戰爭程度。

為了警戒日本,美國不光是由外交官員對其進行了口頭警告,而且落實到具體的外交行動上,比如取消中日防長會談、拒絕日本關於舉行 TPP 談判的要求,以此敲打日本,促其從原有立場上後退。而為了挽回美國的“信任”,日本派出多波次高官赴美解釋,求得諒解。

作者: 丁咚



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

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, 祝您事业马到功成

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, 能为您提供在商务、房地产、税务、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。

欲了解更多详情, 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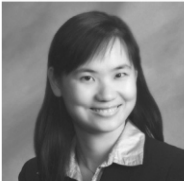
BMD

BRENNAN, MANNA & DIAMOND
ATTORNEYS & COUNSELORS AT LAW

地址: 75 East Market Street, Akron, Ohio 44308
网站: www.bmdllc.com



唐永昶律师
电话: 216-534-1317
电子邮箱: jtang@bmdllc.com



徐佳佳律师
电话: 330-253-9195
电子邮箱: vxu@bmdllc.com